

历代笔记小说选译

萤窗异草



浙江古籍出版社



中国历代笔记小说选译丛书

萤窗异草

● [清]浩歌子 撰

● 杨一擎 选译

● 浙江古籍出版社

责任编辑 赵一生
封面设计 凌瑛如

萤窗异草〔清〕浩歌子
(中国历代笔记小说选译丛书)

杨一擎选译

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 浙江兴发印刷厂印刷
(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)

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 787×960 1/32 印张 9 字数 130,000 印数 10101—15200

1986 年 7 月第 1 版 1999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

ISBN 7-80518-389-9/I · 336 定 价:8.00 元

出版说明

我国历代笔记，浩如烟海，其内容上下古今，无所不包；大体上可以分为：述小说故事，记历史琐闻，以及考据典实，品评诗文等类。但一书之中，往往兼有各类，很难刻板区分。过去统称之为“笔记小说”。

笔记的特点是有闻则录，不拘一格，记言叙事，长短随宜，往往有为正史和文集所不能代替的长处。但是另一面也不免瑕瑜互见，精粗杂陈。我们从历代笔记中选译一些较重要的，取其精华，去其糟粕；所选以小说故事和历史琐闻类为主，故乃沿传统旧称，名为“笔记小说”。

《历代笔记小说选译》是一套普及性的小丛书，所选或一种一册，或合数种为一册，视篇幅长短而定。每种均加简注和今译，以便帮助读者扫除文字障碍，提高阅读古籍的能力，并从一个侧面，对我国源远流长的文化遗产有所了解。

目 录

刘天锡	(1)
田凤翹	(27)
桃叶仙	(48)
假鬼	(63)
落花岛	(71)
青眉	(85)
弱翠	(114)
拾翠	(135)
黄灏	(164)
定州狱	(178)
仙涛	(196)
袅烟	(212)
翠微娘子	(229)
折狱	(260)
后记	(276)

刘 天 锡

刘祐，字天锡，嘉善^①人。年仅弱冠^②，名噪一时，岁试^③辄前列，同袍^④者咸雅重焉。崇德^⑤李氏，巨富家也，慕其文名，以重币聘至，为子弟指南^⑥。天锡齿虽稚，而循循善诱，师道克敦，主人亦心悦诚服。嘉平^⑦将解馆归省，李氏又坚约以来岁。时天锡以家贫未偶，有母尸饔^⑧，心窃以为忧，计将归里毕姻，俟井臼^⑨有人，然后出，遂以他故力辞。而主人早窥其隐，乃毅然曰：“先生其有内顾之忧乎？然文人花烛洞房，必俟金榜，方为快事。青灯^⑩固未可厌也。倘虑太夫人在堂，无人陪侍，寒家颇多粗婢，即请遴选一二人，前往服役，予亦无所吝。”而天锡素怀壮志，诚如主人言。今因母老而计及此，初非本心。迨闻主人语，喜出望外，而中有未安，故嘬嚙^⑪

不即首肯。主人因笑曰：“先生岂虑予索值哉？俟贵后相偿，未晚也。”遽出侍婢数十人，俾天锡自择。天锡熟视良久，皆妖艳异常，不敢祇^⑫受。主人促之再四，乃指一元色衣绛裙者，顾谓主人曰：“此子愿以见惠。”主人哂^⑬曰：“色不甚佳，先生何取于此！当副以丽者。”即指一藕绿裳绿衣者曰：“并以相赠。”亟起入内，自检契券，尽以畀^⑭之，谓天锡曰：“吾不使先生有后忧也。”遂命二婢叩拜天锡，使以主礼事之。然天锡少年持重，见二婢均有殊色，益以名教自闲^⑮，不敢少纵。辞主人启行，即另觅一舟以载二婢，言笑亦未尝轻通。

归见其母。母故世家女，训子素有义方^⑯，一旦见此二尤物^⑰，即诃之曰：“老妇力尚健，提汲可以亲操，安用此纤弱者为？且汝学业无所就，便欲效寇莱公^⑱，以菑桃^⑲自损其名耶？”天锡伏地请罪，因白主人诚意，勿克辞。母终不喜，另居二婢于室。元夕甫过，即

遣天锡赴塾不少稽，且私谓曰：“见可欲而心不乱者，惟圣人能之，吾子恐不逮此也。”二婢，一名湘瑟，即衣藕绿裳者，一名琴心，即衣元色衣者。俱善音律，为主人所钟爱，湘瑟尤聪慧可人意。而主人器重天锡，知非凡品，故以之持赠。天锡母茹苦自甘，饗飧^⑳皆身为之，不轻役二婢。知其素解之无^㉑，遂躬亲教读，授以《内则》^㉒及《女四书》^㉓，课若严师，佔毕^㉔终日。二婢亦甚乐之。

一夕，母忽谓之曰：“汝曹亦因贫致此，岂甘为人下者？既承贤主人惠归予家，必不忍令汝居妾媵^㉕之列，俟少娴妇道，遣嫁良人^㉖，庶^㉗毕汝终身之事。”琴心闻母言，默然不语。独湘瑟颜色惨变，若不胜忧者。及归室，私语琴心曰：“我辈奉主命，遣事郎君，意固有在。妹观郎君器宇，纯粹而高明，当非久困寒毡^㉘者，固自谓此身可托矣。适闻太夫人命意，似不能相容。命之不辰^㉙，又将安往？倘舍玉堂金马^㉚，而事瓦犬土鸡^㉛，姊能之，妹

实不能也。”琴心亦潸然^⑳泣下曰：“然。”遂相对吁悒，竟夕僝僽^㉑。无何，二婢皆病矣。刘母罔知其由，亟为延医诊视。云系忧郁，内伤其情。服药如水投石，未三月，琴心少愈，而湘瑟遂卒。临逝之日，启刘母曰：

“湘瑟以卑贱之躯，得侍太夫人左右，饮食教诲，恩戴高天。今不幸而长辞，亦其命也。虽然，太夫人则未谅湘瑟之心，是以不克遂湘瑟之愿。湘瑟歿后，若能葬于刘氏茔侧，使得如骥尾之蝇^㉒，则素心遂矣。”又顾琴心曰：

“姊自寻趋，不可同效无益之死，有负主人严命也。”言已而瞑。琴心恸绝复苏，刘母亦甚哀之，为市椽^㉓以殓，如其遗嘱，葬以坟园隙地。事毕，将浼^㉔人驰告于子，而虑分其文心，遂不果。

天锡居主人家，馆谷^㉕较前倍丰，课业亦较前倍进。宾无权舆^㉖之叹，主无倦教之忧，相视莫逆，俨若一家。时值新秋，淫霖^㉗数日。一夕，生徒散后，月色微明，天锡倚枕凝

眺，偶吟子美^④对月一联曰：“香雾云鬟湿，清辉玉臂寒。”因笑曰：“此老兴殊不浅！”语未已，身后有人低谓曰：“郎君亦怜此苦况乎？”天锡愕然，回身瞻视，则湘瑟蹙黛^⑤立于灯前。天锡大惊曰：“汝何以至此；岂怀旧主人之恩，逋逃以归耶？”湘瑟直前衿衽^⑥，愁态可掬，逡巡^⑦而对曰：“非敢如是也。”因述已与琴心致疾之由，并己身已死之故。且言“今在冥途^⑧，终以未得事君为恨。感蒙地下主者，怜婢子苦衷，俾得自主。乃随风至此，以了生前未遂之愿”。言已，涕泗拜伏于地。天锡益惊，且悲其死，命之起，温颜以却之曰：“闻若之言，情实可悯。致汝夭谢，实予之辜。但予有慈命在身，且承先人后，不敢以钟情，致干不孝。幸为予谅，往生他方。予归当临穴吊汝。”湘瑟闻此，正色答曰：“郎君何过疑婢子耶？婢子在生，犹不敢以贱躯上辱君子，况今已归泉下，实为幽冥之质，而敢别存邪念哉？兹来，亦期奉侍琴书，少释隐

憾，万勿虑及其他，令婢子益增惭赧^⑤。”天锡遣之勿去，又深感其情，遂留之。

湘瑟执事惟谨。天锡读，则澹茗^⑥剪烛，曼立于旁；吟，则磨墨濡毫，敛袂以待。与之语，即肃容以对；不与之语，即含笑无言。自始至终，了无倦色。夜将半，天锡欠伸，湘瑟拂榻布衾，敬以待。天锡卧，己亦不眠，为之整几上未掩之编，添炉中将尽之篆^⑦。事已，默坐于侧，寂无欬警^⑧。天锡甫转侧，即来问视，兼以纤手扶其衾，爱护若婴儿，似虑夜风侵者。天锡深感之，遣使别榻就寝。答曰：“夜台^⑨固无寐者。君姑高枕，勿以婢子为念。”天锡亦不之强。而竟夜勤恳，可谓忠爱之至矣。侵晨，天锡犹未起，几屏琴剑，早无纤尘。及起，又为之整卧具，奉裳衣，视天时之寒暖而进之。未及辟户，肃然告退，曾不知其安往。主者亦有侍者，入见馆中精洁，窃疑先生所为，心衔其德，而未悉其手不烦麾^⑩也。及夕又至，习以为常。天锡不言，人亦莫

识其踪迹。暇因询其里族。对曰：“婢子亦嘉善人，与郎君同乡里。因父以赌荡产，售婢子于外邑。蒙主人豢养，今已五易裘葛^{⑤6}矣。家本贾姓，初无名，湘瑟，则主人所字也。”天锡念桑梓^{⑤7}，益加爱重。一日值重阳，主人设宴，天锡沉醉而归。室无他人，惟湘瑟在侧。乃乘兴谓之曰：“知汝善歌，胡不为予一奏！”湘瑟正容对曰：“婢子非故为藏拙^{⑤8}，实不敢以声色惑郎君，致背太夫人之慈训耳。不然，已为之多时矣。”天锡遂不复言，即就枕。翌日语湘瑟曰：“予昨被酒，见汝几不自持，微^{⑤9}若言，能不陷为轻薄子耶？”益优礼之。然天锡自得湘瑟，侍从有人，灯底谈心，床头论古，虽未及私，较前颇不岑寂，只恨其不复生。

岁杪^{⑥0}，又解馆归，以学使将届下车^{⑥1}，遂辞不再就塾。主人乃大张绮席^{⑥2}，饯之于萧斋^{⑥3}，召优^{⑥4}演剧，欢饮终宵。以是未得与湘瑟言别，湘瑟亦不复出见，心恒怏怏。及归见

母，询知湘瑟果卒，琴心甫扶杖而起，心感二婢，而不敢言于母。乃母因湘瑟之卒，不胜浩叹，遂谓天锡曰：“汝宜奋志。倘得月桂一枝^⑩，即以琴心备小星^⑪，亦无不可。”天锡与琴心闻之，皆窃喜，因念湘瑟不置。既以杯酒浇其墓，兼作悼亡诗以哭之曰：“花月两无情，情痴仅见卿。不随流水去，忽傍彩云生。人既留馀恨，天应鉴积诚。倘能回玉貌，来伴许飞琼^⑫。”

自是幽斋独坐，辄望其来而竟不至。比及秋闱^⑬战胜，将谒房师^⑭谢公，即崇德令也。夜宿舟中，忽梦湘瑟靓妆^⑮来谢曰：“感郎君临吊，铭刻五中；近又折桂天边，益愜所愿。然妾向者欲图侧室而不能，今后将处君正室矣。”言已不见，天锡深以为异。及入见谢令，适有巨绅某公亦在座，询及榜名，愕然曰：“咄咄怪事！”令与天锡请其故。笑曰：“事涉不经，不可以闻之儒者。”坚叩之。始曰：“老夫昨得女孙，生下即能言，谓人曰：

‘嘉善刘祐，吾夫也。幸与之约，勿令寒盟。’老夫恶其不祥，命溺之。其父母不忍，力劝，乃止。今遇刘君，姓氏吻合，讵^⑥非异闻？今亦姑付之一笑。”乃天锡惊喜，亟请房师执柯^⑦。令与某公皆不欲曰：“君能为韦固^⑧耶？俟此呱呱者成立，则鬢已皤矣。”天锡固请。始笑而从之，犹以为桐圭之戏^⑨。天锡遄归告母，请使委禽^⑩。母艴然^⑪曰：“汝非失心，何竟至此！且予老矣，亟于抱孙，谁能徐徐待之。”天锡力请再三，愿以琴心摄闾政^⑫，誓不他婚。母不得已，乃听焉。纳采至公家，咸嬉笑以为异事。明年，天锡登上第^⑬，历官馆阁^⑭。岳家为之语曰：“三岁为妇，即受荣封，大奇大奇。”天锡既以琴心主中馈^⑮，家人亦事之如内子^⑯。

凡十有五年，女甫十七，即于归^⑰。时天锡已去强仕^⑱不远矣，亲迎成礼。女貌既婉丽，而语言态度无不酷肖其前生，益征其为湘瑟无疑。女遇琴心独有恩，不以妾视之。虽未

及事姑，而岁时祭祀，涕泣若不胜情。亦不解其何以然。一日忽谓天锡曰：“睹君状貌，恍若熟识，绝似何地相遇者。但妾自幼至长，未离闺闼⁷⁹，此中实有天缘耶？”天锡笑曰：

“卿试思之，当亦有故。”女沉吟良久，恍然曰：“是矣！闻妾甫生，即能语。先祖深恶之，将置妾于死地。父母惧，饮以犬血，遂不复言。迄今犹仿佛一二。”天锡因缅述颠末，且戏之曰：“若以婢学夫人⁸⁰，何幸如之！”女始顿悟，回忆本来，一一胥如梦寐。乃命人厚其棺椁，迁葬湘瑟于南山之阳。后李氏之子佩绶、佩绂，皆借天锡教并登科第。天锡今已五旬，夫人仅二十馀，倡随⁸¹无间，不啻少年琴瑟⁸²焉。里人王绍濂，为作传以行于世。

外史氏⁸³曰：婢之奇，至湘瑟止矣。死生不易其心，惟以不得事夫子为恨。千古侍儿，应推第一。而天卒报之以花封⁸⁴，志亦毕偿于再世。为善降之百祥，岂虚语哉！独惜主人如李氏，而不传其名，令人勿克识荆⁸⁵，是亦天

壤间一恨事。

【注释】

①嘉善：县名，今浙江嘉善县。

②弱冠：男子二十岁称弱冠。

③岁试：清代各省学政巡回对所属府、州、县学生员举行的考试，每三年举行一次。

④同袍：比喻要好的朋友。

⑤崇德：旧县名，1958年撤消，并入浙江桐乡县。

⑥指南：指南针，比喻能给弟子以正确指导的良师。

⑦嘉平：腊月的别称，即阴历十二月。

⑧尸饔(yōng 拥)：主持家务。饔：熟食。此处泛指衣食家务。

⑨井臼：打水、舂米。此处泛指家务劳动。

⑩青灯：油灯，其光青莹，故名。这里指灯下的刻苦读书。

⑪嗫嚅(nièrú 聂儒)：吞吞吐吐，想说又不敢说出来。

⑫祇(zhī 支)：恭敬。

⑬哂(shěn 沈)：微笑。

⑭界(bì 必)：给。

⑮自闲：自我约束。闲，木栏之类，引申为范围、限制。

⑯义方：家教。

⑰尤物：指特殊姿色的女子。

⑱寇莱公：寇准，北宋政治家，曾任宰相，封莱国公。其生活奢侈豪华。

⑱ 僮桃：寇准的侍妾，曾作诗讽劝寇准节俭。

⑳ 饕餮(sūn 孙)：早饭和晚饭。这里泛指饮食。

㉑ 之无：白居易自云生下来六、七个月就能记认“之”字与“无”字，后以指识字之初所遇到的字。

㉒ 内则：《礼记》篇名，主要讲古代妇女在家庭内侍奉父母、公婆的礼节。

㉓ 女四书：清康熙间王相辑，包括《女诫》、《女论语》、《内训》、《女范捷录》等四种封建社会的女子教育书籍。

㉔ 佔毕：《礼记·学记》：“今之教者，呻其佔毕。”泛指读书吟诵。

㉕ 妾媵(yīng 映)：侍妾一类。

㉖ 良人：最初是夫妻间的互称，后多指丈夫。

㉗ 庶：差不多，大概也就。

㉘ 寒毡：比喻清苦。

㉙ 不辰：不逢时。

㉚ 玉堂金马：玉堂，汉代官署名，宋以后翰林院亦称玉堂；金马，汉代宫门名，征召来的人其中才能优异者待诏于此。此处比喻显贵，贤才。

㉛ 瓦犬土鸡：南朝梁元帝《金楼子·立言上》：“夫陶犬无守夜之警，瓦鸡无司晨之益。”此处比喻徒有外表而没有实学的平庸的人。

㉜ 潸(shān 山)然：流泪的样子。

㉝ 僊僊(chánzhōu 蝉宙)：忧愁，烦恼。

㉞ 骥尾之蝇：《史记·伯夷列传》司马贞索隐：“苍蝇附骥尾而致千里，以喻颜回因孔子而名彰。”比喻依附他人而成名。后来一般用作谦词。